

民国三大奇书之二

李宗吾 厚谈

插图本

以笔当刀 挑破文人虚伪嘴脸
用舌作剑 张扬合力主义大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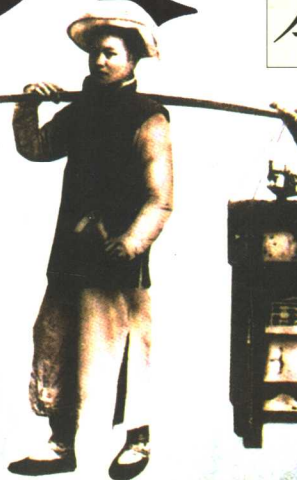


李宗吾
[著]

LIZONGWUZH

ZONGWUYITAN

民国时期有三部奇书引起轩然大波，
部部行销数十万册，国人争相传阅，
以读此三部奇书为时尚。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「民国时期三大奇书」之二

宗吾臆谈

李宗吾 / 著

以笔当刀 挑破文人虚伪嘴脸
用舌作剑 张扬合力主义大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584924

D693.9
L340

插图本

數千年
古墓中
之豆種

前有人在埃及掘得數千年前之古墓。得大槓一具。內藏豆種數枚。括而且硬。視其能否生。以視其長至六尺。除其花色。白類玫瑰。甚為悅目。其豆實之生。長排。



陳蘭蓀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话的中国.1:20 世纪人文读本/严凌君编. 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3
(修正文库·青春读书课系列人文读本)
ISBN 7-100-03940-1

I.白… II.严… III.文学-中国-高级-课外读物 IV.G634.3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0125 号

白话的中国 [1]

——20 世纪人文读本

严凌君 主编·导读

出版发行:商务印书馆

地 址: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(100710)

印 刷:中煤涿洲制图印刷厂

版 次: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710×975 毫米 1/16

字 数:288 千字

印 张:18

书 号:ISBN 7-100-03940-1/G·593

定 价:24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代 序

林语堂

近人有个李宗吾，四川富顺自流井地方人，看穿世态，明察现实，先后发布《厚黑学》、《厚黑经》、《厚黑传习录》，著书立说，其言最为诙诡，其意最为沉痛。千古大奸大诈之徒，为鬼为蜮者，在李宗吾笔下烛破其隐。

世间学说，每每误人，惟有李宗吾铁论《厚黑学》不会误人。知己而又知彼，既知病根，又知药方，西洋镜一经拆穿，则牛渚燃犀，百怪毕现，受厚黑之牺牲者必少，实行厚黑者，无便宜可占，大诈大奸，亦无施其技矣！于是乎人与人之间，只得“赤诚相见”，英雄豪杰，攘夺争霸，机诈巧骗，天下攘攘，亦可休矣！亚李之《厚黑学》，有益于世道人心，岂浅鲜哉！读过中外古今书籍，而没有读过李宗吾《厚黑学》者，实人生憾事也！此时此境，我论此学，作此文，岂徒然耶？

李宗吾尚述及《厚黑传习录》：“求官六字真言”、“办事二妙法”等，另著《心理与力学》一书，在此姑不多述。李氏于一九四二年冬抗战时期，死于成都。抗战时期，李氏著作，风行西南，人手“一册”。大家细妙阅读，咸谓意味无穷，全面妙言快语云。

李氏死了。要知李氏发布《厚黑学》，要积极的，并非消极的，不是只嬉笑怒骂而已；对社会人心，实有“建设性”。旨在“触破奸诈”，引人入正！他在《厚黑学》自序里有言：

“……最初民风浑朴，不厚不黑，忽有一人又厚又黑，众人必为所制，而独占优势，众人看了，争相仿效，大家都是又厚又黑，你不能制我，我不能制你，独有一人，不厚不黑，则此人必为街人所信仰，而独占优胜。譬如商

宗 吾 臆 谈

“直可惊天地而泣鬼神，而他鼓吹‘厚黑’……”

场，最初商人，尽是货真价实，忽有一卖假货者，参杂其间，此人必大赚其钱。大家争仿效，全市都是假货，独有一家货真价实，则购者云集，始终不衰、不败……”

世乱正殷，“英雄豪杰”满天下，出卖灵魂，认贼作父；表面糊上一层仁义道德，爱国救民，动人听闻，一究其实，心之黑，脸之厚，较三国时曹操、刘备、孙权，尤有过之。正义沦亡，是非不辨，无法无天以枪杆武器作后盾，大行其厚黑之道。小焉者，只图自己衣食，乃为人工具，为人傀儡，摇旗呐喊，人云亦云，厚颜事人，跟了人家亦步亦趋，帮凶与帮闲，不是黑，便是厚，天下扰攘，国乱民困，厚黑猖獗。

李宗吾厚黑学之发布，已有三十多年，厚黑学一名词人多知之，试对人曰：“汝习厚黑学乎？”其人必勃勃大怒，认为……此即李宗吾发布厚黑学之精髓处，收效如何？不言可知！大哉孔子！三代上有圣人，三代下圣人绝了种，怪事也！然则近代之新圣人，其惟发布厚黑学之李宗吾乎！

目 录

代 序 | 林语堂..... (1)

第一部 | 宗吾自传..... (1)

迁老自述 /2



第二部 | 厚黑学..... (23)

- 自 序 /24
- 一、绪 论 /25
- 二、厚黑学 /27
- 三、厚黑经 /32
- 四、厚黑传习录 /37
- 五、结 论 /47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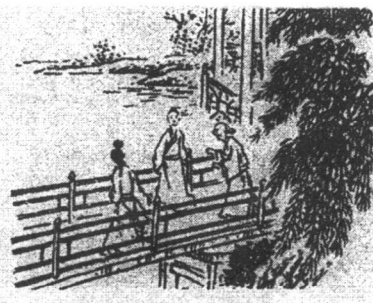
QAZ39/2

目 录

第三部 | 厚黑丛话

(49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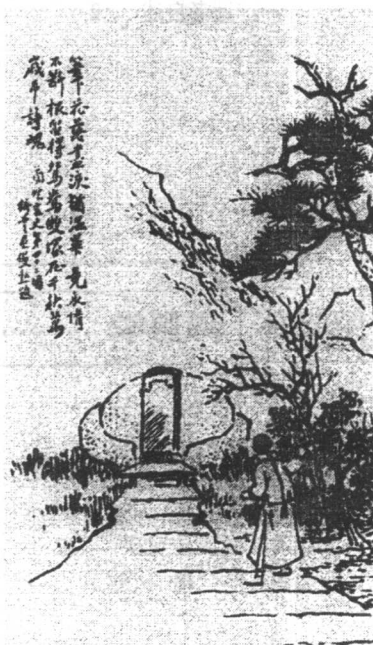
- 自序一 /50
- 自序二 /52
- 致读者诸君 /53
- 一、厚黑丛话之一 /55
- 二、厚黑丛话之二 /73
- 三、厚黑丛话之三 /97
- 四、厚黑丛话之四 /115
- 五、厚黑丛话之五 /143
- 六、厚黑丛话之六 /165



第四部 | 心理与力学

(189)

- 自序一 /190
- 自序二 /191
- 一、性灵与磁电 /193
- 二、孟荀言性争点 /200
- 三、宋儒言性误点 /207
- 四、告子言性正确 /214
- 五、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 /224
- 六、人事变化之轨道 /231
- 七、世界进化三个阶段 /239
- 八、达尔文学说八点修正 /244
- 九、克鲁泡特金学说之修正 /252
- 十、我国古代哲学学说含有力学原理 /259
- 十一、经济、政治、外交三者应采用合力主义 /269



目 录

第五部 | 社会问题之商榷 (275)

- 自 序 /276
- 一、公私财产之区分 /278
- 二、人性善恶之研究 /281
- 三、世界进化之轨道 /295
- 四、解决社会问题之方法 /305
- 五、各种学说之调和 /321



第六部 | 中国学术之趋势 (329)

- 自 序 /330
- 一、老子与诸教之关系 /332
- 二、宋学与蜀学 /361
- 三、宋儒之道统 /373
- 四、中西文化之融合 /384



第七部 | 宗吾论坛 (401)

- 自 序 /402
- 一、我对于圣人之怀疑 /404
- 二、我的思想统系 /412
- 三、六十晋一妙文 /446
- 四、怕老婆哲学 /449





[第一部]

宗吾自传

宗 吾 臆 谈

“这个人坏极了，他是讲厚黑学的，我不认识他”



迁老自述

我自发明厚黑学以来，一般人呼我为教主，孟子曰：“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可乎。”所以许多人都教我写一篇“自传”，而我却不敢，何也？传者传也，谓其传诸当世，传诸后世。传不传，听诸他人，而自己岂能认为可传？你们的孔子，和吾家聃大公，俱是千古传人，而自己却述而不作。所以鄙人只写“自述”，而不写“自传”。众人即殷殷问我，我只得据实详述，即或人不问我，我也要絮絮叨叨，向他陈述，是之谓自述。

张君默生，屡与我通信，至今尚未识面，他叫我写“自传”，情词殷摅，我因写《迁老随笔》。把我之身世，夹杂写于其中，已经写了许多，寄文上海《宇宙风》登载。现在变更计划，关于我之身世者，写为《迁老自述》；关于厚黑学哲理者，写入《迁老随笔》。我之事迹，已见之《迁老随笔》及《厚黑丛话》者，此处则从略。

我生在偏僻地方，幼年受的教育，极不完全，为学不得门径，东撞西撞，空劳心力的地方，很多很多，而精神上颇受我父的影响，所以我之奇怪思想，渊源于师友者少，渊源于我父者多。

我李氏系火德公之后，由福建汀州府上杭县，迁广东嘉应州长乐县(现在长乐县改名五华县，嘉应直隶州，改名梅县)，时则南京建炎二年也。广东一世祖敏公，二世祖上达公……十五世润唐公，于雍正三年乙巳，挈家入蜀，住隆昌县萧家桥，时年六十一矣。是为入蜀始祖，公为儒匠，卒时年八十二，

葬萧家桥，后迁葬自流井文武庙后之柳沟坝。

二世祖景华公，与其兄景荣、其弟景秀三人，于乾隆二十二年丁丑，迁居自流井，汇柴口，一对山，地名糖房湾。故我现在住家仍在汇柴口附近。景华公死葬贡井清水塘。相传公在贡井杨家教书，于东家业内觅得此地，东家即送与他。公自谓此地必发达，坟坝极宽，留供后人建设，坟坝现为马路占去，余地仍不小。

三世祖正芸公，也以教书为业，生五子，第二子和第四子是秀才，长子和第五子之子，也是秀才。第三子名煊，字文在，是我高祖，一直传到我，才得了一个秀才，满清皇帝，赏我一名举人，较之他房，实有逊色。煊公子孙繁衍，五世同堂，分家时，一百零二人，在汇柴口这种偏僻地方，也算一时之盛，因为只知读书之故，家产一分再分，遂日趋贫困。

煊公长子永枋，为我曾祖，广东同乡人，在自流井修一庙，曰南华宫，举永枋公为总首监修，公之弟永材，以善书名，庙成，碑文匾对，多出其手，光绪中，毁于火，遗迹无存，先人著作，除族谱上有诗文数首外，其他一无所有。距汇柴口数里，有一小溪，曰会溪桥，碑上序文，及会溪桥三大字，为永材公所书，书法赵松雪，见者皆称佳妙，所可考者，惟此而已。自井世家，以豆睡湾陈家为第一，进士翰林，蝉联不绝，我家先人，多在其家教书，而以永材公教得最久。我父幼年，曾从永材公读。

自井号称王李两大姓，有双牌坊李家、三多寨李家……吾宗则为一对山李家，而以双牌坊、三多寨两家为最盛。民国元年，族弟静修，在商场突飞猛进，大家都惊了，说道：“这个李静修，是从哪里来？”陈学渊说道：“这是一对山李家，当其发达时，还在我们豆芽坝陈家之前。”二十年，我从成都归家，重修族谱，先人遗事，一无所所，欲就学渊访之，不料已死，询之陈举才，云：但闻有李永材之名，他事则不知。记得幼年时，清明节，随父亲到柳沟坝扫墓，陈星三率其子侄，衣冠济济，也来扫墓，其墓在润唐公墓之下。我辈围观之，星三指谓其子侄曰：“此某某老师之祖坟也。”旋问族中长辈曰：“某老师是你何人？某老师是你何人？其后嗣如何？”长辈一一答

宗 吾 隱 談

“这个人坏极了，他是讲厚黑学的，我不认识他”

之，大约是星三及其先辈受益最深之师，才殷殷若是。今已多年，对答之语，全不记忆，其所谓某老师者，除永材公外，不知尚有何人，先人遗事淹没，可胜叹哉！

永枋公在汇柴口开染房，族亲子弟，衣冠不整者，酒醉者，将及店门，必计摄其容乃敢过。公见之，亦惟温语慰问，从未以疾言厉色加人。公最善排难解纷，我父述其遗事颇多。年七二，易箴时，命家人捧水进巾，自浴其面，帽微不正，手自整之，乃凭几而卒。我父为永枋公之孙，幼年在染房内学生意，夜间，永枋公辄谈先人逸事及遗训。我父常举以教我，我读书能稍知奋勉，立身行己，尚无大过者，皆从此训话而来。我父尝曰：“教子婴孩，教妇初来。”又曰：“教子者以身教，不以言教。”诚名言也。

我家族谱字辈，是“唐景正文水，山高世泽长”。“文”字辈皆单名火旁，而以“文”字作号名。我是“世”字辈。我祖父乐山公，务农，种小菜卖，暇时则贩油烛或草鞋，沿街卖之。公身魁梧，性朴质，上街担粪，人与说话，立而谈，担在肩上，不放下，黠者故与久谈，则左肩换右肩，右肩换左肩。公夜膳后即睡，家人就寝时即起，不复睡。熟睡时，百呼不醒，如呼盗至，则梦中惊起，公起整理明日就卖之菜，毕，则持一棍往守菜圃，其地在汇柴口，蒲家坝大路之侧，贼窃他人物经过，公见即奔逐之，贼畏甚，恒绕道避之。年终，割肉十斤，以作新年之用。公自持刀修割边角，命祖母往摘萝卜作汤，嘱曰：“大者留以出售，小者留俟长成，须一窝双生，而又破裂不中售者。”祖母寻遍园中，不得一枚。待汤熟，公自持瓢，盛入碗，复倾入锅中，祖母询之，训曰：我欲分给工人及家人，苦不能遍也。数日即病卒，祖母割肉一方献台前，见之即大泣，自言泪比肉多。我祖父以世家子，而穷困如是，勤苦如是，其死也，祖母深痛之，取所用扁担藏之曰：“后世子孙如昌达，当裹以红绫，悬之正堂梁上。”此物咸丰庚申年毁于贼。祖母姓曾，固高山寨富家女，其父以一对山李氏，为诗礼之家，故许字焉，归公后，挑水担粪，劳苦过贫家女，每归宁，见猫犬剩余之饭，辄思己家安得此剩饭而食之。先父母屡述以诫不肖弟兄曰：“先人一食之难，至于如此，后世子孙，毋

忘也。”不肖今日，安居坐食，无所事事，愧负先人多矣！

乐山公生我父一人，父名高仁，字静安，先祖没后，即归家务农，偕我母工作，勤苦一如先祖。家渐裕，购置田地，满四十岁，得病，延余姓医生诊之，余与我家有瓜葛亲，握脉惊曰：“李老表，你怎么得下此病？此为劳瘁过度所致，赶急把家务放下，当事死了一般。安心静养，否则非死不可。”我父于是把家务全交我母，一事不管。我父生二女，长女未出阁死，次女年十余，专门侍疾，静养三年，病愈，六十九岁乃卒。

父养病时，寻些三国演义、列国演义这类书来看，看毕无书，家有四书的讲书，也寻来看，我父胞温山公学问很好，一日见父问曰：“你在家作些什么？”答曰：“看四书的讲书。”温山公大奖之，我父很高兴，益加研究。

我弟兄七人，我行六，三哥早卒，成立者六房，父命之曰：“六谦堂。”除我外，弟兄皆务农，惟虹弟后来在汇柴口开机房，有点商性质。

我父生于道光乙未年八月，光绪乙亥年八月，满四十。我生于己卯年正月，正是我父闭户读书时代所生，故我天性好读书。世称：苏老泉，二十七岁，发愤读书。苏老泉生于宋真宗祥符二年己酉，仁宗明道二年乙亥，满二十七岁。苏东坡生于丙子十二月十九日，苏子由生于己卯年二月二十二日，他弟兄二人，正是老泉发愤读书时代所生，苏老泉二十七岁，发愤读书，生出两位文豪；我父四十岁，发愤读书，俱是乙亥年，我生于己卯，与子由同，事也巧合。东坡才气纵横，文章豪迈，子由则人甚沉静，为文淡泊汪洋，好黄老之学，所注《老子解》，推古今杰作。大约老泉发愤读书，初时奋发踔厉，后则入理渐深，渐归沉静，故东坡、子由二人，禀赋不同。我生于我父发愤读书之末年，故我性沉静，喜读老子，颇类子由。惜我生于农家，无名师指点，我学不得门径，以是有愧子由耳。

我父病愈时，近邻有一业，欲卖与我父，索价甚昂，我父欲买之而苦其价之高，故意说无钱买，彼此勾心斗角，邻人声言，欲控之官，说我父当买不买，甚至把我家出路挖了，我父只有由屋后绕道而行。卒之此业为我父所买，买时又生种种纠葛。我七弟生于辛巳年正月廿五日，正是我父同邻人勾

宗 吾 臆 谈

“这个人坏极了，他是讲厚黑学的，我不认识他”

心斗角时代生的，世本为人，精干机警，我家父母死，哥嫂死，丧事俱他一手所办。尝对我说道：“我无事，坐起，就打瞌睡，有事办，就精神百倍，这几年，好在家中死几个人，有事办，不然这日子难得过。”此虽戏言，其性情已可概见，据此看来，古人所谓胎教，真是不错，请科学家研究一下。

我自有知识以来，即见我父有暇即看书，不甚做工，惟偶尔扯甘蔗叶，或种葫豆时盖灰，做这类工作而已。工人做工，他携着叶烟竿，或火笼，挟着书，坐在围土边，时而同工人谈天，时而看书，所以我也养成这种习惯，手中朝日拿着一本书。每夜我父在堂屋内，同家人聚谈，我尝把神龕上的清油灯取下来，放在桌上看书，或倚神龕而看。我父也不问我看何书，也不喊我看，也不喊我不看，惟呼我为“迂夫子”而已。我之喜看书，不是想求上进，也不是想读书明理，只觉得手中有书，心中才舒服，成为一种嗜好。我看书是不择书的，无论圣经贤传，或是鄙俗不堪的唱书小说，我都一例视之，拿在手中看。我有此嗜书之天性，假令有明师益友，指示门径，而家中又藏有书籍，我之成就，岂如今日？言念及此，惟浩叹而已。

我父每晨必巡行田垌一次，尝说：“田塍，土边，某处有一缺口，有一小石，我都清清楚楚的。”又说：“我睡在家中，工人山上做工情形，我都知道。”我出外归来，尝问我：“工人做至何处？”我实未留心看，依稀仿佛对之，他知我妄说也不斥责。

我虽生长农家，却未做工，只有放学归来，叫我牵牛喂水，抱草喂牛，种葫豆时，叫我停学在家，帮着丢葫豆，或时叫我牵牛赴邻近佃户家，碾米碾糠，我亦携书而往。我考得秀才时，照例宴客，佃户王三支，当众笑我道：“而今当老爷了，如果再拿着书，在牛屁股后面走，我们要不依你的，老爷们都跟着牛屁股走，我们干什么？”但是我碾米碾糠时，还是携书而至。

我父所看之书，只得三本：《圣论广训》（此书是乾隆所著，颁行天下，童生进场考试，要默写，名为默写，实则照书誊），钱塘《朱柏庐治家格言》（这是我父养病时，请徐老师誊的，字甚工楷），《判心要览》，我查其卷数，是全部中之第三本。中载古人名言，分修身、治家、贻谋、涉世、宽厚、言语、

勤俭、风化、息讼九项，我父呼之为格言书。杨椒山参严嵩十恶五奸的奏摺，后附遗嘱（是椒山赴义前一夕，书以训子者，所言皆居家处世之道）。此外还有一本三字经注解，但不甚看。椒山奏摺及遗嘱亦少有看，所常常不离者，则在前二种，此外绝不看其他之书。我细细研究，始知我父读书，注重实用。三字经注释，及椒山奏摺，只可供谈助，椒山遗嘱虽好，但说得太具体，一览无余，不如前二种之意味深长。我父常常读之，大约是把它们当作座右铭。我父光绪癸卯年正月初九日得病，十五日去世，初九日还在看此二书。

最奇者，我生平从未见我父写过一个字，他读的《圣论广训》及《朱柏庐治家格言》，是徐老师用朱笔圈断句，其他三书，俱是白本，我父未圈点一句。所以我生平不但未见我父写过一字，就连墨笔画的圈圈，都未见过一个。我们弟兄六人，随时都有人在侧，无论写什么，他都喊儿子动笔，我看他吃饭握筷子，手指很僵硬，且有点发颤，大约是提笔写不起字。

我父常说：“唐翼修著有《人生必读书》。”我考试到叙府，买得此书，送在他面前，他也不看，还是喊我拿《圣论广训》和格言书来，揣其心理，大约是谓：只此二书已够用了，其他皆是赘瘤。

我父常常说道：“你的书读穿皮了，书是拿来应用的。‘书即世事，世事即书’。我读成‘书还书，我还我’去了。”我受过此种庭训，故无事时，即把书与世事，两相印证，因而著出《厚黑学》与《心理与力学》等书，读者有说我熟透人情的，其实不然。我等于赵括谈兵，与人发生交涉，无不受其愚弄，依然是“书还书，我还我”。

我父又说：“书读那么多做甚？每一书中，自己觉得哪一章好，即把他死死记下，其余不合我心的，可以不看。”所以我父终身所读之书，只得三本，而三本中，还有许多地方，绝未寓目。常听他曼声念道：“人子不知孝父母，独不思父母爱子之心乎？”“贫贱生勤俭，勤俭生富贵，富贵生骄奢，骄奢生淫佚，淫佚生贫贱。应箕应尾，你两个……”（椒山遗嘱中语，应箕应尾，是椒山之子）我父常常喊我近前，讲与我听，我当了秀才，还是要讲与我听，我听之津津有味。我此次归来，将《别心要览》寻出细读，真是句句名

宗 吾 图 谈

“这个人坏透了，他是读黑学的，我不认识他。”

言，我生平做事，处处与之违反，以致潦倒终身，后悔莫及。

我读书的方式，纯是取法我父，任何书，我都跑马观花的看去，只将惬心的地方记着。得着新书，把序文看了，前面看几页，就随便乱翻，中间看，后面看。每页也未细看，寻着一二句合我之意，就反复咀嚼，将书抛去，一而二，二而三，推穷下去，我以为：世间的道理，为我心中所固有，读书不过借以引起心中之道理而已。世间的书读不完，譬如：听说某家馆子菜好，我进去取菜牌子来，点几道菜来吃就是了，则能按着菜牌子逐一吃完？又好像在成都春熙路、东大街、会府等处游玩，今日见一合心之物，把他买回来，明日见一合意之物，又把他买回来，久之则满室琳琅，样样皆合用，岂能把街上店子之物，全行购归？我这种说法，纯是本之我父，因此之故，我看书，入理不深，而腹笥又很空虚。

我在亲友家要不惯。但只要有几本书，有一架床，我拿着书，卧在床上，任好久，我都住得惯。其书不拘看过的，未看过的，或是曾经熟读的，我都拿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看。我一到他人室内，见桌上有书，即想翻来看。不过怕人讨厌，不好去翻罢了。但是我虽这样喜书，而家中储几书柜的书，成都有几书柜的书，许多都未下细看过，这是由于我读书是跑马观花，每本打开来，随便看一下就丢了，看了等于未看。

我幼年苦于无书可看，故喜欢购书，而购得来又不细看，徒呼负负，近年立誓不购书，而性之所近，见了就要买，买来又不看，将来只好把家中的书，及成都的书，搬来作了宗吾图书馆，供众人阅读好了。

亡弟之子泽新，对我说：“我见着书，心中就糊涂，一进生意场中，心中就开朗。”我的性情，恰与相反，提着家中事务，心中就厌烦。一打开书，心中就开朗。我请客开不起菜单子，而家中小孙儿、小孙女都开得起。赴人宴会归来，问我：吃些什么菜，我无论如何记不全。身上衣服，尺寸若干，至今不知道，告诉我跟着就忘了。上街买物，分不出好歹，不敢还价，想买书就买得来，而买笔又买不来。别人读我厚黑学，以为我这个人很精明，殊不知我是糊涂到了极点。到而今迂夫子的状态，还莫有脱，朋友往来，我得

罪了人，还不知道。

音乐一门，我完全不懂，戏曲中，所谓西皮二簧，我至今弄不清楚，我当省视学，学生唱歌按风琴与我听，我只好闭目微微点头，假充内行；名人字画，我分不出好歹，别人评得津津有味，我不敢开腔，不敢说好，怕人追问好处安在。我幼年订古姓女，其叔古威侯，是威远秀才，以善书名。我家接一位关老师，见着我的字说道：“你这笔大挥，将来怎么见你叔丈人？”好在此女未过门即死，我未在古代献丑。后来从刘建侯先生读，他一日进我房中，见案上写的卷格小字，堆有寸多高，他取来一看，叹息道：“你也可算勤快了，怎么字还是这样？”我听了凄然泣下。阅卷者常常批：“字太劣”或“字宜学”。雷铁崖常说我：“你那个手爪印确该拿来宰？”我天性上，有这种大缺点，岂真古人所谓“予之齿者去其角，傅之翼者两其足”耶。

我从师学作八股，父亲命我拿与他看，他看了说道：“你们开腔即说：恨不生逢尧舜禹汤之世，那个时候，有什么好？尧有九年之水患，汤有七年之旱灾（二语出《幼学琼林》，是蒙塾中读本）。我们农家，如果几个月不下雨，或几个月不晴，就喊不得了，何况九年七年之久！我方深幸未生尧舜禹汤之世，你们怎么朝朝日日的希望？”我听了很诧异，心想：“父亲怎么发怪议论？”总想：他的话也有道理，我把这个疑团，存诸胸中，久而久之，忽然想道：“我们所谓圣人者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诸人，何以尽都是开国之君，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？又何以三代上有许多圣人，孔子而后，不再出一个圣人？”由此推寻下去，方知圣人构成，有种种黑幕。因此著了一篇《我对于圣人之怀疑》，才把疑团打破，惜其时我父已死，未能向他请问。

我父常说：“书即世事，世事即书。”把书与世事两相印证，何以书上说的“有德者昌，无德者亡”，征诸实事，完全相反？怀疑莫释，就成了发明厚黑学的根苗。

我的思想，分破坏与建设两部分，《我对圣人之怀疑》及《厚黑学》，是属乎破坏的，厚黑学，破坏一部二十四史，《我对圣人之怀疑》，破坏一部宋元明清学案。所著《中国学术之趋势》、《考勤试制之商榷》、《社会问题之商